

# 郴江幸自绕郴山

席云玲



郴州裕后街。

通讯员 摄

今年六月中旬我们去了郴州，这是一座美丽的湘南城市，青山碧水环绕，树木郁郁葱葱，郴江穿城而过。高楼林立的城市周边有多处让人流连忘返的美景，如瑶台仙境小东江、丹霞美景高椅岭、“十八福地”苏仙岭等。徐霞客到此曾感叹此地的“无寸土不丽，无一山不奇。”

郴州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有厚重的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始设郴县，属长沙郡，此后郴州成为历代州郡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五十万大军远征南越，修筑了郴县至宜章的九十里驰道。至东汉，驰道延伸至岭南，长约五百余里，成为中原通往岭南的咽喉要道。自此，这座湘南小城逐渐成为南来北往货物的集散地。

韩愈（768年至824年）曾六过郴州，湘粤古道见证了这位文坛巨匠艰难的人生踪迹。他9岁随兄长赴韶关，11岁扶兄长棺柩返故里。35岁贬广东阳山县令，51岁贬潮州刺史。知天命之年再次翻越艰险的湘粤古道，他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第一次贬官遇赦在郴州待命，停留了四个多月，期间他写下了多篇描写湘南地区民风民俗的诗篇，其中著名的有《叉鱼招张功曹》《郴州祈雨》《送孟秀才序》等。郴州有幸迎来这位文坛领袖，郴州人民不仅千年传颂着他在郴州留下的感人诗篇，还在美丽的北湖为他塑像，建造了叉鱼亭。

距韩愈最后一次到郴州的278年后，秦观（1049年至1100年）因党祸之累，以戴罪之身被贬郴州。1097年暮春，秦观孤身栖息在郴州的客栈里写下了著名的《踏莎行·郴州旅舍》：

## 汉诗新韵

## 乡野的落日，落落大方（组诗）

陈惠芳

### 与一群羊不期而遇

这么多年了  
故乡从来没有秃头  
一身茂盛的体毛  
从头顶长到了脚趾间  
一条毛茸茸的路，通往楚江  
另一条毛茸茸的路，也通往楚江

我与一群羊，不期而遇  
它们一路撕扯着草叶  
还调皮地偷食未收割的稻谷  
我不能惊动这群天真的儿女  
它们的母亲，就在其中

剥了板寸头的田野  
保存了黄金的田野  
铺垫到楚江，楚江青幽  
我尾随着这群羊  
遇江而止，望江止渴

我的背后，是老屋，是芙蓉山  
左边是翠云峰，右边是洪家大山  
我的前面，是奔走的楚江与羊群  
我用眼睛与镜头  
贪婪地啃食故乡的一切  
直至手机与天色  
一道黑屏

### 割草皮的人

故乡的天，不是脸皮  
只是脸色

有时候，脸色很重  
有时候，脸色很轻  
或重或轻，阳光与雨点  
都控制不住，容易掉下来

故乡的脸皮  
在田野，在草地  
故乡的脸皮  
一落地，一生根  
就厚了，像我

故乡的脸皮厚  
瞧一眼这一帮人  
使劲地，推销故乡的厚脸皮  
一块一块  
切割，卷好  
捆绑，搬运

故乡的脸皮真厚  
连着泥土，散发青翠的气味  
沾亲带故，进城去了

### 除了色盲，都能看见倒影

世道清，河道清  
除了色盲，都能看见倒影

由春而夏，由夏而秋  
花色作了许多的减法  
冬更甚，一如既往，至简之极  
此时，黄牛正在河边吃草  
倒影是黄  
黑牛则黑

在窗前，大雨倾盆，整座城市都在风雨中迷离。好在傍晚雨停了，当西方露出彩霞时，我们决定去裕后街看看。

裕后街是郴州现存最古老的一条街，她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回荡着湘南千年古韵。这条街的南关是湘粤古道北端的终点，粤地的货物用骡马驮到这里，再用商船顺郴江北达耒水、湘江，北来的货物到这里卸货，然后用骡马走湘粤古道运到岭南。自开通湘粤古道，这儿便成为繁华的水陆码头。来往于湘粤古道的骡马日以千计，挑夫不下万人，出入码头的商船日达三四十艘。郴江沿岸商铺林立，民居鳞次栉比，于是以裕后街为中心逐渐形成郴州的“九街十八巷”。

裕后街的商业鼎盛期是在清道光年间。

我们到裕后街时已是华灯初上，只见郴江湍急奔涌，郴江两岸霓虹灯映照

夜空，黄色的“裕后街”三个大字赫然闪亮在江边骑马墙上。今天的裕后街已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游人如织。我们沿江前行，只见江边一个个店铺门口摆满各种美食，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

步行约百米，走过一个小桥，就走进了古街。古街街道不宽，青石铺路，两边房屋飞檐翘角，黄色的灯笼悬挂在房檐下。游人很多，三五成群，款款而行。

我看到古街临江处有个“司马渡”，渡口边有个躬身的清朝装扮的铜像，在渡口边凭栏眺望，只见霓虹灯倒影下的郴江如闪光的金缎，波光翻涌，我似乎听到北来的摇橹声和南来的马蹄声。

往前走就是“郴江桥”，我们随人流走上曲折的廊桥，只见廊桥座椅上坐满了人。前面不远处传来铿锵有力的鼓声，有人在教非洲鼓。旁边竖有牌子：“郴州旅游打卡，教玩非洲鼓。”有个小女孩和一个年轻人正在学习。

走出廊桥，我们站在岸边，举目远眺，只见前方的“鹤仙桥”横卧在郴江碧波之上。华灯璀璨，“鹤仙桥”三字清晰可见。“鹤仙桥”是为纪念秦观著名的词作《鹤桥仙·纤云弄巧》而建，这首词写于郴州的七月，是秦观为怀念不久前他在长沙邂逅的艺伎而作。

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为爱情的千古绝唱。这首词和他前两月写下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无论从格调、境界、心情上都截然不同。

郴州有幸迎来迁客骚人，郴江有情激荡千古雅韵！今日之郴州已是物华天宝，成为湘南一颗璀璨的明珠，韩愈、秦少游等泉下如有知，应含笑再赋新词了！

弄旺一点，再弄旺一点

城市的落日  
一落到乡野，就大方了  
落落大方，舒展着最后的光芒  
看起来，就是口无遮拦的  
日出

### 牛，在田野剥出刨木花

牛姓什么  
不姓牛，姓田  
拉犁的时候  
那些翻卷的泥巴  
像木匠剥出的刨木花

好黑的刨木花  
好厚的刨木花  
田野的头  
剥了几千年

此刻，牛在想什么呢  
问它，不答  
转身的时候  
它叫了几声

牛栏里的草  
该添一点了  
好冷的天  
牛也有族谱  
日晒雨淋，都翻破了

妈妈和姐姐动作娴熟，弯腰、分秧、插秧，一气呵成，不一会儿就插出了一大片整齐的秧苗。

秧田里，蚂蟥是最可怕的“敌人”，那些软趴趴、滑溜溜的家伙，悄无声息地就缠到了腿上。等察觉到异样低头一看，它们早已吸得圆滚滚的，用力扯下来，鲜血瞬间涌出。只能随手抓把田埂上的干泥巴捂上，顾不上疼痛，又得赶紧接着干活。还有那成群结队的蛾蠊（鸡屎蚊子），像无人机群般围着我们嗡嗡乱飞，专挑双手沾满泥巴没法驱赶的时候下嘴，不一会儿，身上就布满了又红又痒的疙瘩。

为了早日完成插秧，帮忙的师傅们白天用耕牛整理好稻田。父亲下班回来后，趁着夜色，去打肥料，用楼梯去拖平不够平整的部分，俗称“拖楼梯”，至深夜才结束。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又要赶去县城上班……

双抢时节，从早忙到晚，每一天都过得既漫长又煎熬。可如今回想起来，那些汗水、泥巴和伤痛，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让我姐姐、二哥在相互扶持中，变得更加坚强。

## 作家写作家

想要发芽的心情在秋天结成童话。

初识诺亚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刚进入毛泽东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班学习，她在文学院工作，我只知道她是一位青年作家，虽然通过班级群互加了微信，但工作或生活中并没有交集。偶尔去文学院，远远地也会看到她，青春的气息从她精致的面容里奔跑出来，年轻又长得好看是我对诺亚的第一印象。

再一次见到诺亚是在湖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她作为青年作家代表进行现场发言，在谈到创作的初心时，她分享了自己童年的不快乐，那些不被重视、内心孤独的童年经历就像被切片的标本一样存放在记忆的储藏室里，她向我们推开了这扇门。正因如此，她希望孩子们的童年都很快乐，她要创造快乐的童话。听她分享的时候，我的眼泪似一条河流再一次流经自己的童年，最后从眼眶流淌下来。曾经在童年淋过雨的她现在为孩子们撑起了伞，她用童话一边治愈自己，一边疗愈他人。

我对诺亚以及她的作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是在我来到文学院兼职以后，她成为了我工作上的老师，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且完整的她。她是一位典型的都市女孩，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里，童年经历了一段内心孤独的时光，如今，她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猫咪来陪伴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她的创作描绘下了底色。在她的作品中，人并不孤独，与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自由交流，猫咪也成了独特的存在。同时，作家也对作品负责，她如同一位极其用心的工匠，用对生命的关怀来构建理想的童话世界，所以，在她的作品中，爱与平等成为重要的精神内核，主人公们在一场场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温暖救赎。

在诺亚编织的童话世界里，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共同开启一场场爱的教育和启迪；无所不能的熊猫公司帮助客户解决各种问题的，植物鼓励专家鼓励一颗为四叶草的生长而让路的西瓜，烙饼章鱼冒

## 父亲的摆渡船

龚银娥

父亲有一艘木船，船身黝黑，船底常浸着水，船头翘起，像极了他那总是微微上扬的嘴角。这船不知是何年何月造的，只记得我幼时它便泊在村口的小河边，随波轻晃，如同父亲劳作后疲惫的鼾声。

每日清晨，天还灰着，父亲便披衣起身，他总要先蹲在灶前，用火石打火，火星迸溅处，灶膛里的柴火便“噼啪”作响地燃起来。锅里水沸了，下两把玉米面，搅成糊状，这便是我们的早饭。父亲喝粥时总发出“吸溜吸溜”的声响，我常学他，他便用筷子轻敲我的碗沿：“吃饭要有吃饭的相。”

饭后，父亲便扛着船桨往河边去。桨是槐木的，用得久了，手握处磨得发亮，显出木头本来的浅黄色。船离岸时，桨叶拍打水面，“哗啦”一声，惊起芦苇丛中几只野鸭，“扑棱扑棱”地飞向对岸去了。

摆渡的营生并不挣钱，过河一人只要两个铜板。父亲却做得极认真，每有乘客上船，必定要说一句“站稳了”，待人家应了声，才肯撑船离岸。夏日里，河水涨得高，水流也急，父亲撑船时胳膊上的筋肉便一条条暴起来，汗珠子顺着脖颈往下淌，在晒得黝黑的皮肤上冲出几道白痕。

去年回乡，见那船已朽了一半，船底长了青苔，静静地卧在河滩上。父亲老了，撑不动船了，却仍每日去河边坐坐。我陪他坐着，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他忽然说：“这船载过你，值了。”声音很轻，散在风里，却重重地落在我心上。

如今每见流水，便想起父亲的摆渡船。它载着我的童年，渡过岁月的河，驶向远方。而父亲，始终是那个沉默的摆渡人，一桨一桨，把我送往他未曾到达的彼岸。

他还是那条河，只是少了艘老船，少了那个弓着背撑船的人。

冒险行让故事自己书写故事……在她的笔下，所有奇妙的想象都变得合理，所有故事都奔赴温暖。

诺亚始终在为童话创作做积极准备。她说，如果要创作让孩子们喜爱的作品，所以她要让自己先成为孩子。她利用业余时间去探索孩子们喜爱的多元世界，去置手办、开盲盒，接轨当下青少年喜爱的二次元文化；她养萌宠、钻研植物，是动物世界纪录片的忠实粉丝等。她的时间也被阅读和写作填满，那令人叹服的想象力，不仅是她作为一名童话作家的意识自觉，也是无数个失眠的日子里梦境与现实的交织，她的生活与创作已经融为一体。

阅读了她的作品后，我开始理解她，理解她生活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感受，比如说，她会在行走时指认路边大朵大

朵的白玉兰：“你看，这些白色的鸟儿飞回来了”，会在院子里的西瓜苗栽上之后满心期待：“这些西瓜苗会栽得活吧？要不然，我会很伤心的”，还会在散步时蹲下来和一株株花草聊天……在一位童话作家的世界里，处处都是童话的种子，连心情都想要发芽。

诺亚的话不多，就像她的创作一样始终保持着语言的简洁，但每次总能直击要点。有一次，她偶然间看到了我的一篇习作，她站在文学创作的专业角度向我提出修改意见，又二话不说地默默利用一个中午的时间帮我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并细心地将修改的地方全部进行标红，最后发给我。那一刻，无法言说的感动涌上我的心头，如若文学创作是写作者在黑夜中的独行，那么诺亚则用自己的真诚为独行者举起了灯火。我看着那些标红的文字，红得透亮，透亮中闪烁着善意的光芒。

为他人撑伞，也为他人举灯。年轻的诺亚一直心怀最大的善意，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想，她倾心种植的童话，一定会在读者们的心上开花！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诺亚，本名彭潮，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家》副主编）

## 双抢记忆

吴桂元



进入三伏天了，空气中蒸腾的热浪，让我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双抢”岁月……

当年，大哥当兵去了部队，姐姐二十岁出头，尚未出嫁，二哥十六七岁，我十四五岁。包产到户后，家里的双抢大事，便只能靠爸爸、妈妈、姐姐、二哥和我咬牙扛着。爸爸在县城某单位做财会股长，忙得脚不沾地，也只能请假回来。

抢收早稻的日子，太阳仿佛悬在头顶的火球，烤得田里的水都冒着热气。

我们踩着发烫的泥水，弯腰割稻，大家动作利落干脆，稻穗在手里一抓一割，“唰唰”声接连不断。

割下的稻子要变成金黄的谷粒，我们把成捆的稻子抱到打谷机旁。潮湿的热气裹着稻秆碎屑，把我们困在蒸腾的热浪牢笼里。双脚用力踩动踏板，齿轮转动的“咔咔”声与稻穗拍打滚筒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

父亲和二哥麻利地从稻谷机后仓里把稻谷装进箩筐，然后一担担地把它们挑到晒谷场。父亲、姐姐、二哥比我有力气，总能挑起沉甸甸的担子，脚步稳健地往前走。我咬

着牙，把扁担往肩上一搁，颤巍巍地起身，肩膀瞬间被压得生疼，摇摇晃晃地挪动步子。爸爸心疼我，总会在中途接过担子。

回到谷场，爸爸妈妈顾不上休息，又开始忙碌地晒谷子。妈妈拿着木耙，一下一下地将稻谷摊开，让每一粒谷子都能充分沐浴阳光。晒谷子看似简单，实则劳心劳力，每隔一会儿就得去翻动一下，防止下面的谷子捂坏。万一遇上突来的阵雨，还得拼了命地抢收进屋。

原以为收完早稻就能松口气，可双抢的“双”字，注定了这只是战斗的上半场……

天还没亮，爸爸妈妈就带着灯笼去田里扯秧，姐姐、二哥听见动静，也轻手轻脚地起身帮忙。我年纪小，她们总让我多睡会儿。等晨光微微泛起，我才匆匆爬起来，跑到秧田里把捆好的秧苗堆集在一担担簸箕里。我和二哥争着去挑，沉甸甸的秧苗压得扁担吱呀作响，可我们咬着牙，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水田赶。

插秧时，刚犁过的田，水是滚烫的，泥是温热的，一脚踩进去，软乎乎的泥巴直往脚趾缝里钻。